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五百八十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掌禮部

奏議第十六

唐韋湊為太府少卿睿宗景雲元年十月太子重俊謚曰節愍湊上疏曰臣竊見故太子重俊擁北軍禁旅上犯宸居破扉斬關突禁而入騎騰紫微兵指黄屋孝和移御玄武門以避其鋭親降德音以諭順逆而太子據

鞍自若督衆不停俄而其黨悔非轉逆為順或廻兵討賊或投狀自拘多祚伏誅太子逃竄向使同惡共濟以成不道其為禍也胡可忍言及孝和引見羣臣兩淚交集曰幾不共卿等相見其為危懼不亦甚乎臣每思之不勝憤毒今聖明雪罪禮葬謚為節愍臣切惑焉昔漢成帝之為太子行不絶馳道周之衰微也泰師過周左右免胄而王孫滿猶以其不卷甲𨒪其無禮必敗由是言之太子稱兵宫内跨馬御前其為悖逆不亦甚乎以

其斬武三思父子而嘉之乎弄兵討逆以安君父可也當觧甲於朝以請罪而乃因欲危君父是競為逆也以其廢韋氏而嘉之乎韋氏逆已彰義絶可也而當時韋氏逆節未彰韋則母也太子子也豈有廢母之理乎又非中宗之命而廢之是刼父廢母也夫君或不君臣安可不臣父或不父子安可不子借君父有桀紂之行臣子無廢殺之理昔獻公惑驪姬之譛將殺太子申生公子重耳曰子盍行乎申生曰不可天下豈有無父之國

吾何行如之申生受賜而死再拜自縊其行如此僅謚曰恭今則反是可謚節愍乎漢武末年江充為巫蠱陷太子遂矯節斬充因而逃匿非稱兵詣闕無逆謀於父然身死於湖不葬無謚至宣帝時方獲禮葬而猶謚曰戾今節愍之行豈可比之乎又陛下之猶子也而可謚為節愍臣願得與謚者議於御前若臣言為非甘趨鼎鑊也書奏不納後為將作大匠開元六年别造義宗廟湊上疏曰臣聞王者制禮是曰規模規模之興實資師

古師古之道必也正名惟名與實故當相副其在宗廟禮之大者豈可失哉禮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百代不毀故殷太甲曰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於周宗文王武王漢則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其後代有稱宗皆以方制海内德澤可宗列於昭穆期於不毁稱宗之義不亦大乎況孝敬皇帝位正東宫未嘗南面聖道誠冠於儲副德教不被於寰瀛立廟稱宗恐非合禮況别起寢廟不入昭穆稽諸祀典何義稱宗而廟號

義宗稱之萬代以臣庸識且謂不可望更令有司詳議務合於禮於是太常請以本謚孝敬為廟稱從之

源乾曜為諫議大夫景雲二年二月上疏曰夫聖王理天下也制人情人情正則孝於家忠於國此道不替無不理也故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隳是以古人擇士先觀射以明和容之義非取樂一時夫射者别正邪觀德行中祭祀辟寇戎古先哲王莫不遞襲臣竊見數年以來射禮便廢或緣所司惜費遂令

大射有虧臣愚以為所貴者財所全者禮故孔子云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今乾坤再闢日月貞明望大射之儀春秋不廢聖人之教今古常行天下幸甚

劉子玄為太子左庶子景雲二年八月皇太子將釋奠於國學有司草儀注令從臣皆乘馬著衣冠子玄進議曰古者自大夫已上皆乘車而以馬為騑服魏晉以來迄於隋氏朝士又駕牛車歷代經史具有其事不可一一言也且如李廣北征解鞍憩息馬援南伐據鞍矍鑠

斯則鞍馬之役行於軍旅戎服所乗貴於便習者也按江左官至尚書郎輒輕乗馬則為御史所彈又顔延之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此則專車憑軾可襲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驗也自皇家撫運沿革隨時至如陵廟廵謁王公冊命則盛服冠履乗彼輅車其士庶有衣冠親迎者有服箱充馭者在他事無復乗車貴賤所行通用鞍馬而已臣伏見比者鑾輿出幸法駕首塗左右侍臣皆以朝服乗馬夫冠履而出

可配車而行令乘車既停而冠履不易可謂唯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何者褒衣博帶革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必襪而昇鐙跣以乘鞍非唯不師古道亦自驚於今俗求之折中進退無可且長裾廣袖襜如翼如鳴佩紆組鏘鏘奕奕馳驟於風塵之內出入於旌棨之間儻馬有驚逸人從顛墜遂使屬車之左遺履不收清道之旁絓驂相續固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今議者皆以秘閣有梁武帝南郊圖多有衣冠乘馬者此

則近代故事不得謂無其文臣按此圖是後人所爲非當時所撰且觀有古今圖畫者多矣如張僧繇畫羣公祖二疎而兵士有著芒履者閻立本畫昭君入匈奴而婦人有著帷帽者夫芒履出於山鄉非京華所有帷帽創於隋氏非漢宫所作議者豈可徵此二畫以爲故實者乎由斯而言則梁武南郊之圖義同於此又傳稱因俗禮貴緣情殷輅周冕規模不一秦冠漢佩用捨無常况我國家道冠百王功高萬古事有不便理資變通其

乘馬衣冠宜從省廢臣懐此議其來自久日不暇給未及摧揚令屬殿下親從齒胄將臨國學所以輙進狂言用申鄙見皇太子令付外宣行仍編入令以為常式

賈曽為諫議大夫太極元年正月辛巳親祀南郊初有事於南郊有司立議祭昊天上帝而不設皇地祇位曽上表曰微臣詳據典禮謂宜天地合祭謹按禮祭法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鯀傳曰大祭曰禘然則郊之與廟俱有禘祭禘廟則祖宗之主俱

合於太祖之廟禘郊則地祇羣望俱合於圜丘以始祖配享皆有事而大祭異於常祀之義大傳曰不王不禘故知王者受命必行禘禮虞書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此則受命而行禘禮者也言格于文祖則餘廟之享可知矣言類于上帝則地祇之合可知矣且山川之祀皆屬於地羣望尚徧況地祇乎周官以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神祇以和邦國以諧萬人又云凡六變

而致象物及天神此則禘郊合天神地祇人鬼而祭之樂也三輔故事漢祭圓丘儀上帝位正南面后土位亦南面而少東又東觀漢記云光武即位為壇於鄗之陽祭告天地採用元始故事二年正月於雒陽城南依鄗為圓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面西上按兩漢時自有后土北郊祀而此云於圓丘明是禘祭之儀又春秋說云王者一歲七祭天地合食於四孟别於分至此復天地自常有同祭之儀王肅云孔子言兆圓丘於南郊郊即圓丘

圓丘即郊又云祭天而地配此亦郊祀合祭之明說唯鄭康成不論禘當合祭而分昊天上帝為二神專憑緯文事匪經見又其注大傳禮不王不禘義則云正歲之首祭感帝之精以其祖配注周官大司樂圓丘義則引大傳之禘以為冬至之祭遞相矛楯未足可依伏惟陛下膺籙居尊繼文在歷自臨宸極未親郊祭今之南郊正當禘禮固宜合祀天地咸秩百神答受命之符彰致敬之道豈可同彼常郊使地祇無位未從禘享今請備設皇地祇

幷從祀等座則禮遵稽古義合緣情然郊丘之祀國之大事或失其儀精禋將闕臣術不通經識慙博古徒以昔謬禮職令忝諫曹正議是司敢不陳上儻事有可采惟斷之聖慮制令宰相名禮官詳議可否禮官國子祭酒褚无量國子司業郭山惲等咸請依曾所奏

姜皎為太常卿玄宗開元四年七月戊子勑宜令禮官上七廟昭穆議皎及禮官奏議曰禮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為七昭穆迭毁而太祖常在聖人之典也若禮名

不正則奠獻無序矣太常博士陳貞節蘇獻等奏議曰謹按孝和皇帝在廟七室已滿今睿宗大聖真皇帝是孝和之弟甫及仲冬禮當遷祔但弟兄入廟古則有焉遞遷之禮昭穆須正謹按禮論太常賀循議云禮兄弟不相為後也故殷之盤庚不序於陽甲而上繼於先君漢之光武不嗣於孝成而上承於元帝又曰晉惠帝無後懷帝承統懷帝自繼於世祖而不繼於惠帝當同陽甲孝成别出為廟又曰若兄弟相代則共是一代昭穆

位同至其當遷不可兼毁二廟此盖禮之常例也荀卿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代謂從禰已上也尊者統廣故恩及遠祖若傍容兄弟上毁祖考此則天子有不得全事於七代之義也孝和皇帝有中興之功而無後嗣請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出為别廟時祭不及大祫之辰合食太祖奉睿宗神主升祔太廟上繼高宗則昭穆永貞獻祼常序制從之初令以儀坤廟為中宗廟尋又改造中宗廟於太廟之西貞節等又以肅明皇帝不合與昭成皇后配

祔睿宗奏議曰禮宗廟父昭子穆皆有配坐每室一帝一后禮之正儀自夏殷而來無易茲典伏惟昭成皇后有太姒之德已配食於睿宗則肅明皇后無啓母之尊自應別立一廟謹按周禮云奏夷則歌小吕以享先妣者姜嫄是帝嚳之妃后稷之母特為立廟名曰閟宫又禮云晉伏系之議云晉簡文鄭宣后既不配食乃築宫于外歲時就廟享祭今肅明皇帝無祔配之位請同姜宣后別廟而處四時享祭如舊儀制從之於是遷昭成

皇后神主祔於睿宗之室唯留肅明神主於儀坤廟是年十二月皎復與禮官上奏曰臣聞敬宗尊祖享德崇恩必也正名用光時憲禮也伏見太廟中則天皇后配高宗天皇大帝題云天后聖帝武氏伏尋昔居寵秩親承顧託因攝大政事乃從權神龍之初已去帝號岑羲等不閑政體復題帝名若使帝號長存恐非聖朝通典夫七廟者高祖神堯皇帝之廟也父昭子穆祖德宗功非夫帝子天孫乘乾出震者不得升祔於斯矣但皇

后祔廟配食高宗位號舊章無宜稱帝今山陵日近漢祔非遑請行陳告之儀因除聖帝之字云則天皇后武氏詔從之

陳貞節為太常博士開元五年十月伊闕人孫平子上封事曰臣聞昔者帝王之為國也行其禮則皇圖昌熾其禮則宗社危臣竊見今年正月太廟毀此乃躋聖賢所致也夫宗廟國之大事陛下當今聖主臣不敢曲意巧言而陳之謹按經傳具陳引休咎特望天恩少察臣

言則可晏然無慮也故臣不避誅以言之伏惟陛下俯垂許擇臣按左傳云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於廟今日有違於此也昔魯文公二年宗伯弗忌躋僖公于閔公上後致太室壞春秋異而書之今日有同於彼也君子以弗忌為失禮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縱逆祀一也又按五行志書僖公雖閔公之兄嘗為閔公臣臣居君上為失禮也故太室壞且兄臣於弟猶不可躋之弟上況弟臣於兄豈可躋弟於兄上耶

昔莊公三十三年薨閔公二年吉禘自薨至禘向有二年春秋猶非其失禮況夏喪冬禘其不亦太速乎且太廟中央曰太室尊高也魯自是陵夷將墮周公之祀臣眛死據此斷之即太廟毁亦今日將欲陵夷之象墮先帝之祀也斯亦上天祐我唐國乃降此災以陛下去年禘孝和於別室吉祭於太廟未祭孝和先祭太上皇此乃與僖閔事同先臣後君也昔躋兄弟上今弟先兄祭過有甚於古也昔登臣君上今亦如之事豈不同耶昔

太室屋壞今聖朝太廟毀變豈不同耶若以兄弟同昭則不合出致别廟若以臣子之例則孝和合進爲昭昔武氏簒國十五餘年孝和挺劒龍飛再興唐祚反正朔服色咸依貞觀故事此即有功於天下也今禘於别殿是廢先聖之訓棄中興之功下君上臣輕長重幼若以孝和無道則位不合稱帝墳不得稱陵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杜氏曰臣繼君猶子繼父也昔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故宋鄭不以帝乙厲王不

肖而猶尊尚之況孝和有大功乎魯頌曰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禮為其後伯姊而先諸姑者何也尊其先也弗忌欲阿時君先其所親亂國大事故傳特引二詩深責其意方今太廟毀雖臣阿曲之過恐危陛下之國也昔晉太康五年宣帝廟地陷梁折八年正月太廟殿陷改作殿宇更營新廟遠致名材雜以銅柱自八年九月造至十年四月乃成十一月又梁折毀壞據此言之天降災譴非

枯朽也晉不知過天下分離王室大亂英雄競起夷狄
淵國特望天恩少垂詳察臣知言必就誅夷而昧死言
之者以陛下聖明寬容博物納諫而此事恐史筆書之
令來代君子以巍巍聖代野無博識朝無忠直臣將何
以彰陛下招諫伏請速名宰相已下御史已上衆共謀
議移孝和入廟何必苦違禮典以同魯晉哉陛下前降
明制令所司到朝堂進封極言時政得失又舉方正顧
問又徵賢山野而寂無人言非朝不招諫時惡直言竊

為儒生不達大體也特請陛下於其書傳親加省覽以聖慮斷之頃秋夏之閒淫雨彌旬傷稼敗邑漢書五行志云簡宗廟不禱祀逆天時則致災也臣又見兩畿户口逃去者半常侍觧究招攜不還李傑奏請訪括不得臣能使之如鷹有縚若馬有絆夫鳥飛於空魚沉於泉鹿走於野猿猱騰於山猶尚取而馴之屠而食之況於人不能飛沉乎伏望天恩許臣面奏亦為宗廟未安不敢即言仰恃鴻恩之厚不懼雷霆之威昧死連封伏深

戰越詔下禮官議貞節與太常博士馮宗蘇獻等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昭穆者父子之位則知七代之廟無兄弟之義矣殷繼成湯至于帝乙父子兄弟十有二君其正代止六而已易乾鑿度曰殷之帝乙六代王也此即兄弟不數為代之明據也又殷人六廟親廟四並湯而六殷兄弟四人相次為君若以為代使當上毀四室如此則無復祖禰之祭矣古之廟位自禰已上極於太祖雖數謚迭毀隨而上遷三昭穆

未嘗有闕也又禮大宗無子則立支子又曰為人後者為之子無兄弟相為後之文所以捨至親取遠屬蓋以兄弟一體無父子之道故父子曰繼兄弟曰及禮兄弟不相入廟者假如兄弟代立孫姪承統告享之日不得稱嗣孫則當上列云伯考伯祖下繫云姪孫此乃可成七廟之位號可成繼統之義序焉斯又不可之甚者也後漢論次昭穆定所繼之統以為盤庚不序陽甲之廟而上繼先君光武不入成帝之廟而繼元帝以弟不可

繼兄故也又殷十二代唯三祖三宗明兄弟相及自別立廟不必繼之七代也後漢祖列敘七廟而惠帝不入其數豈非文帝之嫡兄乎及文帝代立子孫克昌為漢之太宗晉景亦晉文之兄緣景帝絕嗣不列七廟之數何以知之據永興元年告謚代祖稱景帝為從祖也若以晉武越次尊崇其父而致廟壞遂及亂亡何因漢氏遷出惠帝宗尊文帝而享代二十有四歷年四百三十殷廟何嘗見隳漢廟未始經折殷漢之盛委而不言魯

晉之災引以為喻是以春秋書太室壞者乃垂明誡何必閔僖晉太廟所以毀折者天誅奢麗不以遷廟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辯貴賤之差也父子相繼億萬人之心也昭穆列序重繼統之義也今孝和皇帝若與聖真皇帝相亞在廟正成六代何以辯貴賤乎裔嗣絶滅何以宗後代乎昭穆失序何以成繼統之義乎况國家遠遵殷之陽甲近法漢之成帝時以孝和實中興之明主開百代不毀之廟別立園寢永以寧神歲時蒸嘗與國

終始有何不可乎又孝和在則天末年自身處儲嗣昌宗小豎素宣威權惡盈稔貫衆所共棄南衙則宰相歸奉北門則將軍嚮從推崇嗣君誰曰不可豈若韋氏悖逆干紀亂常總軍國之權操生殺之柄旣行不軌欲振凶威將誅懿親以絶人望睿宗大聖真皇帝枕戈代邸泣血待晨志切仇讐義殷家國沈謀内斷委策聖明開元成武皇帝仰禀成規俯懷秘畧挺身奮臂突入北軍不及終宵一戎定保致君親於堯舜拯社稷於阽危自

開闢以來未之有也建立聖明之副弘宣祖宗之業前史不疑漢文繼統今亦何怪聖真之代宗乎禮兄弟相繼不稱嗣子而曰及王明當用繼先君不繼兄之絶統也今睿宗雖代孝和而立故當同繼高宗則兩室並存便成二穆求之於禮不可同列於廟必須一室別居開元皇帝光臨區宇主祭宗廟豈容旁繼伯考之絶緒遂棄巳親之正統乎乃云太廟壞緣躋聖賢所致引僖公後甍遷居閔公之上稱為逆祀取類當今聖真皇帝亞

室高宗孝和皇帝時出立廟孝和升新寢之後聖真方
上祔高宗斯則未嘗一日躋居孝和之上引此為證豈
非誣罔朝廷耶平子云春秋傳稱君薨卒哭而祔祔而
作主特祀于主蒸嘗禘于廟今日有違於此者自山陵
甫終九虞卒哭特祀正寢附于太廟四時享祭於禮何
虧平子又云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昔禹不先鯀湯不先
契文武不先不窋者自去歲昇祔之後時孝和新廟未
有樂懸所以差辰緣闕備物初非永制蓋是權宜修敎

若成即當同日禮曾華省具列事由豈緣尊卑致隔先後借如睿宗一室誠卑孝和不可緣睿宗之卑後六祖之祭重尊之道禮極繼先因親之義情殷旁及平子云今太廟毀由臣下阿曲之過恐危陛下之國昔太康五年宣帝廟地陷梁折八年正月太廟殿陷改作新廟築堦及泉遠徵名材雜以銅柱十二年四月乃成十一月又梁折據此言之天降災譴非枯朽者也按孔子在齊景公在焉左右曰周使至言先王廟災孔子曰此必釐

王廟夫蚩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華麗之飾故天誅其廟焉有頃左右報所災者蚩王廟景公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也故晉之太廟掘地及泉雜以銅柱綴以珠玉踰先王之制降皇天之罰與蚩王之廟異代同誅今國家太廟因隋舊制開皇之祭創造新都移故太極殿是苻堅所造經今將四百年日月滋深朽蠹而毀晉朝則新構梁折豈得非災唐朝則歲久簷摧誠何足怪夫論徵說咎須義正經理苟異於斯便成妖妄平子不識

忌諱肆其狂瞽危言高論謗訕朝廷引衰晉之朝比聖
明之代惑亂視聽漸不可長平子又云廟雖造畢災尚
未除來有何變故然史策垂範義實多門妖孽之興理
難固必廟簷墜落自有別由天道難知豈得專尤別廟
且廟屋雖年深朽壞聖上猶兢懼不已尊儒學於內殿
慎刑書於外朝居纖以禮側身脩德同殷湯之罪己等
周文之小心縱令熒惑守辰猶能退舍況咎徵不見逆
說其災平子又云莊公三十二年薨閔公二年吉禘自

薨至禘向有二年春秋猶非其失禮况㝚喪冬禘其可得乎不亦太速乎後又云秋夏間淫雨彌旬傷稼敗邑漢書五行志簡宗廟不禱祀逆天時則致此災也夫水以潤下為體不能潤下者水德微也何繫於淫雨哉斯乃妄引淫雨證成咎徵牽合災祥推於宗廟乎子既前非速於祭禘後嫌簡不禱祀前後立義互相矛盾速稱越禮簡復貽災未詳二途何者為適且祔後時享與禘全殊蒸礿無愆何名為簡虐旱淫雨時運或然堯日湯

年安能累德平子言偽而辯禮所不容狀久不決後竟從貞節等議

田再思為刑部郎中開元五年右補闕盧履氷上言准禮父在為母一周除靈三年心喪則天皇后請同父沒之服三年然始除靈雖則權行有紊彝典令陛下孝理天下動合禮經請仍舊章庶叶通典於是下制令百官詳議并舅及姨叔服不依舊禮亦令議定再思建議曰乾尊坤卑天一地二陰陽之位分矣夫婦之道配焉至

若死喪之戚隆殺之等禮經五服之制齊斬有殊考妣三年之喪貴賤無隔以報免懷之德以酬罔極之恩者也稽之上古喪期無數曁乎中葉方有歲年禮云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代不相襲禮白虎通云質文再而變正朔三而復自周公制禮之後孔父刋經已來炎殊壓降之儀以標服紀之節重輕從俗斟酌隨時故知禮不從天而降不由地而出也在人消息為之適中耳春秋諸國魯最知禮以周公之後孔子之邦也晉韓起

來聘言周禮盡在魯矣齊仲孫來盟言魯猶秉周禮子張問高宗諒陰三年子思不聽其子服出母子游謂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大功子夏謂合從齊衰之制此等并四科之數十哲之人高步孔門親承師訓及遇喪事猶此致疑即明自古以來降昇不一者三年之制說者紛紜鄭康成以為二十七月王肅以為二十五月又改葬鄭云服緦三月王云訖葬而除又繼母出嫁鄭云皆服王云從子繼育乃為之服又無服之殤鄭云子生一月

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日為易服之月鄭王祖經宗傳各有異同荀摯采古求遺亙為損益方知去聖漸遠殘缺彌多也故曰會禮之家名為聚訟寧有定哉為父在為母三年行之已踰四紀出自高宗大帝之代不從則天皇后之朝大帝御極之辰中宫獻書之日往時參議謂可施行編之於格服之已久前王所是疏而為律後主所是著而為令何必乖先帝之旨阻人子之情虧仁孝之心背德義之本有何妨於聖化有何忝於彞倫而

欲服之周年與伯叔母齊焉與姑姊妹同焉夫三年之喪如白駒之過隙君子喪親有終身之憂何況再周乎夫禮者體也履也示之以迹孝者畜也養也因之以心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服之有制使愚人企及衣之以衰使見之摧痛以此防人人猶有朝死夕忘者以此制人人猶有釋服從吉者方今漸歸淳朴須敦孝義抑賢引愚理資寧戚食稻衣錦所不忍聞若以厭事朝議一依周禮則古之人臣見君也公卿大夫贄羔鴈珪璧

令何故不依乎周之用刑也墨劓宮刖令何故不行乎周則不五十不仕七十不朝令何故不依乎周則井邑丘甸以立征稅令何故不行乎周則分任五等父死子及令何故不行乎周則冠冕衣裳乘車而戰令何故不行乎周則三老五更膠庠養老令何故不行乎諸如此倒不可勝述何獨孝思之事愛一年之服於其母乎可為痛心可為慟哭者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禮記云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

能則憐之阮嗣宗晉代之英才方外之高士以為母重於父據齊斬升數麤細已降何忍服之節制減至於周豈後代之士盡慙於古循古未必是依今未必非也又同爨服緦禮經明義嫂叔遠别同諸路人引而進之緦類而長猶子咸衣苴枲季父不服緦麻推遠之情有餘睦親之義未足又母之昆弟情切渭陽翟湯訟舅之宪甯氏宅甥之相我之出也義亦設焉不同從母之尊遂降小功之服依諸古禮有爽俗情今貶舅而崇姨是陋

令而榮古此並太宗之制也行之百年矣輒為刋復實
用有疑於是紛議不定履氷又上疏曰禮父在為母十
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心喪三年上元中
則天皇后上表請同父没之服亦未有行用垂拱年中
始編入格易代之後俗乃通行臣開元五年頻請仍舊
恩勅并嫂叔舅姨之服亦付所司詳議諸司所議同異
相參所司唯執齊斬之文又云亦合典禮竊見新修之格
猶依垂拱之偽致有祖父母尚在子孫之妻亡没下房

筵几亦立再周甚無謂也據易家人卦云利女貞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家道正而天下正矣禮女在室以父為天出嫁以夫為天又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本無自專抗尊之法即喪服四制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理之也所以父在為母服周者避二尊也伏惟陛下正持家國孝理天下而不斷在宸衷詳正此禮隨末俗之願念兒女之情臣恐後

代復有婦奪夫政之敗者疏奏未報履氷又上表奏曰

臣聞夫婦之道人倫之始尊卑法於天地動靜合於陰陽陰陽和而天地生成夫婦正而人倫有序自家刑國牝雞無晨四德之禮不愆三從之義斯在即喪服四制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理之也故父在為母服周者見無二尊也准舊儀父在為母一周立靈再周心喪父必三年而後娶者達子之志焉豈先聖無情於所生固有意於家國者矣原夫上元肇年

則天已潛秉政將圖僭簒預自崇先請升慈愛之喪以抗尊嚴之禮雖齊斬之儀不改而几筵之制遂同數年之間尚未通用天皇晏駕中宗蒙塵垂拱之末果行聖母之偽符載初之元遂啟易代之深衅孝和雖名反正韋氏復效晨鳴孝和非意而終韋氏旋即稱制不蒙陛下英算宗廟何由克復易云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斯之謂也臣謹尋禮意防杜實深若不早圖刊正何以垂戒於後所以溥言禮教請依舊章恩

勑通明蒙付所司詳議且臣所獻者蓋請正夫婦之綱豈忘子母之道諸議持久不討其本源所非議者大凡只論罔極之恩喪也寧感禽獸識母而不識父秦燔書後禮經殘缺後儒纉集不足可憑豈得與伯叔母同服豈得與姑姊妹等制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齊斬足為升降歲年何忍不同此並道聽途說之言未習先王之旨又安足以議經邦理俗之禮乎臣請據經義以明之所云罔極之恩者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君子有

終身之憂霜露之感豈止二周之服已哉聖人恐有朝死而夕忘曾鳥獸之不若為立中制使賢不肖共成文理而後釋之喪也寧戚者孔子答林放之問至如太奢太儉太易太戚皆非禮中苟不得中名為俱失不如太儉太戚焉毁而滅性猶愈於朝死夕忘焉此論臨喪哀毁之容豈比於同宗異姓之服所云禽獸識母而不識父者禽獸羣居聚麀而無家國之禮少雖知親愛其母長而不解尊嚴其父引此為喻則亦禽獸之不若乎所

云秦書燔後禮經殘缺後儒纘集不足可憑者人間或有遺逸豈亦家到戸至而燔之假若盡燔苟不可信則墳典都謬庠序徒存非聖之談復云安屬所云與伯叔姑姊妹服同者伯叔姑姊妹豈有筳杖之制三年心喪乎所云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者誠哉是言此是則天懐私苞禍之情豈可復沿襲乎所云齊斬足為升降者母齊父斬不易之禮按三年問云將由修飾之君子與三年之喪若駟之過隙遂之則是無窮也然則

何以周也曰至親以周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曰加重焉爾故父加至再周父在為母加三年心喪今者還同父沒之制則尊厭之律安施喪服四制又云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非徒不識禮之所由制恐未達孝之通義臣謹據孝經以明陛下孝理之合至德要道請論世俗訾禮之徒與夫至德

謂孝悌要道謂禮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理民莫善於禮又禮有無體之禮樂有無聲之樂按孝經援神契云天子孝曰就就之為言成也天子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則其親獲安故曰就也諸侯孝曰度度者法也諸侯居國能奉天子法度得不危溢則其親獲安故曰度也卿大夫孝曰譽譽之為言名也卿大夫言行布滿能無惡稱譽達遐邇則其親獲安故曰譽也士孝曰究究者以明審為義士始升朝辭親入仕能審資

父事君之禮則其親獲安故曰究也庶人孝曰畜畜含畜為義庶人含性受朴躬耕力作以畜其德則其親獲安故曰畜也陛下以韋氏構逆中宗降禍宸衷哀憤睿情卓烈初無一旅之衆遂殄九重之妖定社稷於阽危拯宗枝於塗炭此陛下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使諸侯得守其法度公卿大夫得盡其言行士得資親以事君庶人得用天而分地此陛下無體之禮以安上理人也上元已來政由武氏文明之後法在

凶人賊害宗親誅滅良善勲階歲累酬赦年頻倿之則
榮華正之則遷謫神龍景雲之際其事尤繁先天開元
之間斯弊都革此陛下無聲之樂以移風易俗也臣前
狀單畧議者未識臣之懇誠謹具狀重進請付中書門
下商量處分臣言若讜乃敢側足於軒墀臣言不忠伏
請竄迹於荒裔又散騎常侍元行冲奏議曰天地之性
惟人最靈者葢以智周萬物惟睿作聖明貴賤辨尊卑遠嫌
疑分情禮也是以古之聖人徵性識本緣情制服則有

申有厭天父天夫故斬衰三年情理具盡盡者因心立極也生則齊體死則同穴此陰陽配合同兩儀之成化而妻喪杖期情禮俱殺者蓋遠嫌疑尊乾道也父為嫡子三年斬衰而不去職者蓋尊祖重嫡崇禮殺情也資於事父以事君孝莫大於嚴父故父在為母罷職齊周而心喪三年謂之尊厭者則情申而禮殺也斯制也可以異於飛走別於華夷羲農堯舜莫之易也文武周孔同所尊也今若捨尊厭之重虧嚴父之意畧純素之嫌

貽非聖之責則事不師古有傷名教矣姨兼從母之名即母之女黨加於舅服有理存焉叔嫂不服避嫌疑也若引同爨之緦以忘推遠之迹既乖前聖亦謂難從謹詳三者之疑並請依古為當自是百寮議竟不決至七年八月下勑曰惟周公制禮當歷代不刋況子夏為傳乃孔門所授格條之內有父在為母齊衰三年此有違尊厭之義與其改作不如師古諸服紀宜一依喪服文自是卿士之家父在為母行服不同或既周而禫禫服六

十日釋服心喪三年者或有既周而禫禫服終三年者或有依上元之制齊衰三年者時議者是非紛然元行冲謂人曰聖人制厭降之禮豈不知母恩之深也但尊祖貴禰欲其遠别禽獸近異夷狄故也人情易揺淺識者衆一紊其度其可止乎二十年中書令蕭嵩與學士改修定五禮又議請依上元勅父在為母齊衰三年為定及頒禮乃一切依行焉

冊府元龜卷五百八十八

冊府元龜卷五百八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掌禮部

奏議第十七

唐張說為中書令開元十一年與秘書監賀知章叅定南郊之禮奏議曰晉元帝建武二年定郊禮於建業之南去城七里一壇之上尊卑雜位千有五百神去聖日遠損益不同臣等按祠令五星已下内官五十三座中

官一百六十座外官一百四座衆星三百六十座臣共所由勘史傳及星經内外所主職有尊卑舊圖座位升降頗錯今奉墨勅授尊卑升降又新加降等座總三百一十九座并衆星三百六十九座凡六百八十七座具圖如左詔遂頒於有司以為常式十三年撫州三脊茅生有上封者言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將欲封禪問於夷吾夷吾對曰江淮間三脊茅生用以縮酒乃可封禪其時無茅桓公大慙而罷自歷千古今始一

生昔宣王南征責楚包茅不入王祭不供則是其地生茅今高一尺至七八月長足方堪縮酒特望聖恩至時令采用祭太山并根掘取苑内植之時宰臣已遣使於岳州採沅江茅乃奏曰管夷吾為桓公是諸侯不合封禪故稱茅拒之及伐楚之日尊周室行霸道乃責楚云包茅不入王祭不供若以茅瑞是不知經義臣等歷任荆楚博訪貢茅沅江最勝臣已牒岳州取訖今稱撫州有茅請移根入苑且貉不踰汶橘不過江移根苑中信

是虛妄勅撫州日進六束與沅江相比用之帝曰可

韋縚為太常少卿開元十七年四月禘享太廟九室命有司攝行禮初唐禮祫序昭穆禘各於其室縚奏曰准古禮五年再殷祭一祫一禘其義合聚昭穆定次序又孔安國王肅等先儒皆以為序昭穆唯鄭玄云禘各於其室若如鄭旨則與常享不異臣恐鄭謬於周經請依古禮如王肅等議序列昭穆許之二十一年五月縚奏曰奉今年二月三日勅宗廟所奉尊敬之極因以名署

情所未安宜令禮官詳擇可宜奏聞者謹詳經典尋令式宗廟享薦皆主奉常别置署司事非稽古其署望廢令本司專奉其事許之縚尋遷太常卿二十三年正月制以籩豆之薦或未能備物宜令禮官學士詳議具奏縚請宗廟之奠每坐籩豆各加十二又令之酌獻酒爵制度全小僅無一合執持甚難請令廣大其郊祀奠獻亦准此仍望付尚書省集衆官詳議務從折衷於是兵部侍郎張均及職方郎中韋述等建議曰謹按禮祭統

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茍可薦者莫不咸在水草陸海三牲八簋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薦矣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為之節制使有常禮物有其品器有其數上自天子下至公卿貴賤差等無相踰越百代常行無易之道也又按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則與祭祀之禮豐省本殊左傳曰饗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

慈惠以布政又曰饗有體薦宴有折俎杜預曰饗有體薦爵盈而不飲豆乾而不食宴則相與共食饗之與宴猶且異文祭奠所陳固不同矣又按周禮籩人豆人各掌四籩四豆之實以供祭祀與賓客所用各殊據此數文祭奠不同常時其來久矣且人之嗜好本無憑準宴私之饌與時遷移故聖人一切同歸於古雖平生所嗜非禮亦不薦也平生所惡是禮則不去也楚語曰屈到嗜芰有疾召宗老而囑曰祭我必以芰及卒宗老將薦

芰屈建命去之曰祭典有之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奠籩豆脯醢則上下安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不以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此則禮外之食前賢不敢薦今欲取甘旨之物肥濃之味隨所有皆充祭用茍踰舊制其何限焉雖籩豆有加豈能備也傳曰太羹不和粢食不鑿昭其儉也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事神在於虔誠不求厭飫三年一禘不欲黷也三獻而終禮有成也風有采蘋采蘩雅有行葦

洞酌守以忠信神其合諸若以今之珍饌平生所習求神無方何必古器簠簋可去而盤盂杯棬當在御矣韶濩可息而箜篌笛笙當在奏矣凡斯之流皆非正物或興於近代或出於蕃夷耳目之娛本無則象用之宗廟後嗣何觀欲為永式恐未可也且自漢以降諸陵皆有寢宮歲時朔望薦以常饌此既常行亦足盡至孝之情矣宗廟正禮宜依典故率情變革人情所難又按舊制一升曰爵五升曰散禮器稱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

者獻以散此明貴小賤大示之節儉又按國語觀射父曰郊禘不過繭栗蒸嘗不過把握夫神以精明臨人者也所求備物不求豐大苟失於禮雖多何為豈可捨先王之遺法狥一時之所尚廢棄禮經以從流俗裂冠毀冕將安用之且君子愛人以禮不求苟合況在宗廟敢忘舊章請依古制庶可經久禮部員外郎楊仲昌議曰謹按禮曰夫祭不欲煩煩則黷亦不欲簡簡則怠又鄭玄云人生尚褻食鬼神則不然神農時雖有黍稷猶未有

酒醴及後聖作為醴酪猶存玄酒亦不忘古春秋曰蘋蘩薀藻之菜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又曰太羮不和粢食不鑿此明君人者有國奉先敬神嚴享豈肥濃以為尚將儉約以表誠則陸海之物鮮肥之類既乖禮文之情而變作者之法皆充祭用非所詳也易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此明祭在簡易不在繁奢所以一樽之酒貳簋之奠為明祀也抑又聞之夫義以出禮禮以體政違則有衺是稱不經薦肥濃則褻

味有登加籩爵則事非師古與其別行新制寧如謹守舊章時太子賓客崔沔戸部郎中楊伯成左衛兵曹劉秩等皆建議以為請依舊禮不可改易於是宰臣等具沔述等議以奏𤣥宗曰朕承祖宗福德至於享祀粢盛實思豐潔禮物之具誠在昭忠其非芳潔不應法制者亦不可用於是更令太常量加品味緇又奏請每室加籩豆各六每四時異品以當時新果及珍羞同薦制可之又酌獻酒爵𤣥宗令用龠升一升合於古義而多少適

中自是常依行焉二十二年制曰服制之紀或有所
未通宜令禮官學士詳議聞奏太常卿韋縚奏曰謹
按儀禮喪服舅緦麻三月從母小功五月傳曰何以
小功以名加也堂姨舅舅母恩所不及外祖父母小
功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尊加也舅緦麻三月並是
親情而服屬疎者也外祖正尊同於從母之服姨舅
一等服則輕重有别堂姨舅親即未踈恩絶不相爲
服親舅母來承外族同爨之禮不加竊以古意猶有

所未暢者也且為外祖小功此則正尊情甚親而服屬疎者也請加至大功九月姨舅親既無別服宜齊等請為舅加至小功五月堂姨舅疎降一等親舅母從服之例先無制服之文並望加至袒免臣聞禮以飾情服從義制或有沿革損益可明事體皆大理資詳審望付尚書省集衆官吏詳議務從折衷永為典則二十七年縚以開元六年秋睿宗喪畢祫享于太廟自後又相承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各自計年不相

通數至二十七年凡經五禘七祫其年夏禘訖冬又當祫乃建議曰禘祫二禮俱為殷祭祫謂合食祖廟禘謂諦序尊卑申先君逮下之慈成羣嗣奉親之孝事異常享有時行之然而祭不欲數數則黷亦不欲踈踈則怠故王者法諸天道制祀典焉烝嘗象時禘祫如閏五歲再閏天道大成宗廟法之再為殷祭者也謹按禮記王制周官宗伯鄭玄注觧高堂隆所議並云國君嗣位三年喪畢祫於

太廟明年禘於羣廟自爾以降五年再殷一祫一禘漢魏故事貞觀實録並用此禮又按禮緯及魯禮禘祫注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所謂五年而再殷祭也又按白虎通及五經通義許慎異義何休春秋賀循祭議並云三年一祫何也以為三年一閏天道小備五年再閏大備故也此則五年再殷通計其數一祫一禘迭相乘矣今廟禘祫各自數年兩岐俱下不相通計或比年頻祫或同歲再序

或一禘之後併為再祫或五年之後驟有三般法天象閏之期既違其度五歲再殷之制數又不同求之禮文頗為乖矣說者或云禘祫二禮大小不侔祭名有殊年數相去祫以三紀殺小而合禘以五斷至十而周有兹參差難為通計竊以三祫五禘之說本出禮緯五歲再殷之數同在其篇會通二文非相詭也蓋以禘後置祫二周有半舉以全數謂之三年一閏只用三十二月也其有禘祫異

稱各隨四時秋冬為祫春夏為禘祭名雖異為殷
則同譬如礿祀烝嘗其體一也鄭玄謂祫大禘小
傳咸謂祫小禘大夫肆陳之間或有增減通計之
義初無異同蓋象天之法相傳不失惟晉代陳舒
有三年一殷之議自五年八年歷十一十四年尋
其議文所引亦以象閏五年一禘又奚所施矛盾
之說固難憑也夫以天之度既有指歸稽古之禮
若茲昭著禘祫二祭通計明矣今請以開元二十

七年巳卯四月禘至辛巳年十月祫至甲申年四月又禘至丙戌年十月又祫至巳丑年四月又禘至辛卯年十月又祫自此五年再殷週而復始又禘祫之說非惟一家五歲再殷之文既相師矣法天象閏之理大抵亦同而禘後置祫或近或遠盈縮之度有二法馬鄭玄宗高堂則先三而後二徐邈之議則先二而後三謹按鄭氏所注先王之法約三祫五禘之文存三歲五年之序以甲年既禘丁年當祫巳年又禘

壬年又祫甲年又禘丁年又祫周而復始以此相承祫後去禘十有八月而近禘後去祫三十二月而遥分析不均粗於筭矣假如攻乎異端置祫於秋則三十九月為前二十一月為後雖有小愈其間尚偏竊據本文皆云象閏二閏相去則平分矣兩般之序何不等耶且又三年之言本舉全數二周有半實惟三年於此置祫不違文矣何必拘滯遂隔三年乎蓋千慮一失通儒之蔽也徐氏之議有異於是研覆周審

最為可憑以為二禘相去為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祫焉若甲年夏禘丙年冬祫有象閏法毫釐不偏三年一祫之文既非乖越五歲再殷之制疎數又均較之諸儒義實長久今請依據以定二殷預推祭月周而復始禮部員外郎崔宗之駁下太常令更詳議令集賢學士陸善經等更加詳覈善經亦以其議為允於是緇奏曰禮有禘祫俱稱殷祭二法更用鱗次相承或云五歲稱殷一禘一祫或云三年一祫五年一

禘法天象閏大趣皆以太廟禘祫計年有差考於經傳微有所乖須在四月以前禘享今指孟冬又申祫儀合食禮頻恐違先典伏以陛下能事畢舉舊物咸甄宗祏祇慎之時經訓申明之日臣等忝在持禮職思討論輒據舊文定其倫序請以今年夏禘便為殷祭之源自此之後禘祫相代五年稱殷周而復始今年冬祫准禮合停望今所司但行時享即嚴禋不黷庶合舊議從之

裴耀卿為侍郎開元二十七年寧王憲將葬玄宗遣中使勅其子璡等務令儉約送終之物皆令衆見所司請依諸陵舊例壙内置千味食時耀卿為監護使奏曰尚食所料水陸等味一千餘種每色瓶盛安於藏内皆是非時瓜果及馬牛驢犢麞鹿等肉並諸藥酒三十餘色儀注禮料皆無所憑臣據禮司所科奠祭相次事無不備典制分明天恩每申讓帝之志務令儉約禮外加數竊恐不安又非時之物馬驢犢等並野味魚雁鵝鴨之

屬所用銖兩動皆宰殺盛夏胎養聖情所禁又須造作什物動餘千計求徵市井實謂煩勞千味不供禮無所闕伏望依禮減省以取折衷制從之

顔真卿為御史大夫肅宗至德二年自鳳翔還京真卿議云春秋時新宫災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為盜毀請築壇於野皇帝東向哭然後遣使竟不能從後為吏部尚書充禮儀使代宗大歷十四年七月奏言高祖至肅宗七聖廟號尊謚文字繁多皇帝則悉有大聖之號皇

后盡有順聖之名使言之者惑於今行之者異於古請高祖已下累聖謚號悉取初謚為定請按舊制上謚號高祖為文皇帝高宗為天皇大帝中宗為孝和皇帝睿宗為聖真皇帝玄宗為孝明皇帝肅宗為孝宣皇帝其廟號如故仍請准漢魏國朝故事於尚書省議定奏御行之時以謚號前後文繁多不經而儒學之臣思改者久矣會真卿上奏皆謂必克正焉而兵部侍郎袁傪不詳典故乃上言陵廟中玉册既刊勒矣不可輕改遂罷

之操曾不知陵中玉册寶紀其初號後雖追尊而册文如故是年十月代宗神主將祔廟真卿以元皇帝代數已遠准禮合祧請遷於西夾室奏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又禮記云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又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此經典之明證也七廟之外則去祧為壇去壇為墠故歷代儒者制迭毁之禮皆親盡宜毁伏以太宗文皇帝七代之祖高祖神堯皇帝國朝首祚萬葉所承太祖景皇帝受命於

天始封於唐元本皆在不毁之典代祖元皇帝地非開
統親在七廟之外代宗皇帝升祔有日元皇帝神主禮
合祧遷或議者以祖宗之名難於迭毁昔漢朝近古不
敢以私滅公故前漢十二帝為祖宗者四而已至後漢
漸遠經意子孫以推美為先自光武已下皆有廟號則
祖宗之名莫不建也安帝以讒害大臣廢太子無上宗
之奏後自建武以來無毁者因以陵號稱恭宗至桓帝
失德尚有宗號故初平中左中郎蔡邕以和帝已下功

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餘非宗者追尊三代皆奏毁之是知祖有功宗有德存至公之義非其人不居蓋三代立禮之本也自東漢以来則此道丧矣魏明帝自稱烈祖論者以為逆自稱祖宗故近代此名悉為廟號未有子孫踐祚而不祖宗先王者以此明之則不得獨據兩字而為不合祧遷之證假令傳祚百代豈可上崇百代以為孝乎請依三昭三穆之義永為通典寶應二年並祔玄宗肅宗則獻祖懿祖已從迭毁伏以代宗睿

文孝皇帝卒哭而祔合上遷一室元皇帝代數已遠其神主准禮當祧至禘祫之時然後饗祀於是祧元皇帝於西夾室祔代宗神主焉建中元年三月真卿上言東都太廟闕木主請造以祔詔下議之初武太后於東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中宗以後兩京太廟四時並享至德亂後木主多亡缺未祔於是議者紛然而大指有三一曰必存其廟遍立羣主時享之日以他官攝行二曰建廟立主存而不祭若皇輿時巡則就饗焉三曰存

其廟瘞其主駕或東幸則飾齋車奉京師羣廟之主以往議皆不決而罷是年十一月辛酉詔曰冠婚之義人倫大經昔唐堯降嬪帝乙歸妹逮於漢氏同姓主之爰自近代禮教凌替公主郡主法度僭差姻族闕齒序之義舅姑有拜下之禮自家刑國多愧古人令縣主有行將侯嘉命俾親執棗栗以見舅姑近尊宗婦之儀降就家人之禮事資變革以抑浮華宜令禮儀使與禮官約古今儀禮詳定公主郡縣主出降覿見之儀以聞於是

禮司銓定儀制請依開元禮婦見舅姑之儀又曰故事朝廷三品以上清望官定名赴婚會謂之觀花燭又有障車下壻及詠扇之詩非宜也請皆去之又按禮經壻執贄以相見也當於奠雁時男女相見親迎以歸然後同牢而食合巹而酳近代別設氈帳擇地而置乃元魏穹廬之制不可為准當於室中施帳以紫綾幔為之又云今俗以子卯午酉之歲娶婦者謂之當梁不得見舅姑又吕才新定陰陽書五十三篇並無此說其俗忌諱

皆禁之乃為永制王公百官率用此禮否者並使劾之又婚禮皆用誕馬在禮經無文按周禮玉人有瑑諸侯以聘女禮云玉以比德今請駙馬加以瑑郡主壻加以璧以代用馬又其函書出自近代事無經據請罷勿用皆從之無何殿中少監李洞清嫁女用俗法施氊帳禮儀使舉送御史臺按之真卿尋遷太子少師依前禮儀使二年十月癸卯祫祖神主出行祫禮初寳應二年𤣥宗肅宗神主祔廟始遷憲祖懿祖神主於西夾室是時

禮儀使于休烈以國喪畢將行祫享以太祖既位當東面獻祖懿祖屬宗於太祖若同祫享即太祖不得居正位於是永閟二祖神主於西夾室至是有司亦以國喪既畢當行祫禮於是太常博士陳京上䟽言今年十月祫享太廟并合享遷廟獻祖懿祖二神主春秋之義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太祖之位在西而東向其下子孫昭穆相對南北為别無毀廟遷主不享之文徵是禮也自於周室而國朝祀典嘗

與周異且周以后稷配天為始封之祖而下乃立廟廟毁主遷皆在太祖之後禘祫之時無先於太廟太祖者故太祖東向之位全其尊而不疑然今年十月禘享太廟伏請據魏晉舊制為比則構築別廟東晉以征西等四府君為別廟至禘祫之時則於太廟正太祖之位以申其尊別廟祭高皇太皇征西等四府君以叙其親伏以國家若用此則宜別為獻祖懿祖立廟禘祫祭之以重其親則太祖於太廟遂居東向以全其尊伏以德明

興聖二皇帝曩立廟至禘祫之時尚用享禮今則別廟之制便就興聖廟藏祔為宜勑下尚書省百寮集議真卿議曰議者云獻祖懿祖親遠廟遷不當祫享宜永閟於西夾室又議者云二祖宜同祫享與太祖並昭穆而空太祖東向之位又議者云二祖若同祫享即太祖之位永不得正宜奉遷二祖神主祔藏於德明皇帝廟臣伏以三議俱未為允且禮經殘缺既無明據儒者比方義類斟酌取中則可舉而行之蓋協於正也伏惟太祖

景皇帝以兩命始封之功處百代不遷之廟配天崇享是極尊嚴且禘祫之時蹔居昭穆之位屈己申孝敬奉祖宗緣齒族之禮廣尊先之道此是太祖明神烝烝之本意亦所以化被天下率循孝弟也請依晉蔡謨等議至十月祫享之日奉獻祖神主居東面之位自懿祖太祖洎諸祖宗遵左昭右穆之列此有彰國家重本尚順之明義足為萬代不易之令典也又議者請奉遷二祖神主於德明皇帝廟行祫祭之禮夫祫合也故公羊傳

曰大事者何祫也若祫祭不陳於太廟而享於德明廟斯乃分食也豈謂合食乎名實相乖深失禮意二不可行也議奏留中不下將及祫享真卿又奏請從蔡謨為定從之三年閏正月真卿上言武成王廟是中祠上元元年禮儀使杜鴻漸奏罷祭今既修葺廟宇已成伏請准月令每春秋二仲以上戊日行釋奠之禮又武成王自齊太公追封侯王名義同廟廷用樂合准諸侯之數今請軒懸從之

于休烈為工部侍郎充禮儀使舊儀冬至元日百官於光順門朝賀皇后乾元元年張皇后遂行此禮休烈先奏曰據周禮有命夫命婦朝夫人主婦朝女君自明慶元年以則天為皇后始行此禮其日命婦又朝光順門朝官命婦雜處殊為失禮有詔乃停

冊府元龜卷五百八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五百九十至九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朱　炘

謄錄監生臣伍士鵬

冊府元龜卷五百九十

宋 王欽若等 撰

掌禮部

奏議第十八

唐歸崇敬爲膳部郎中肅宗寳應元年以百官朔望朝服袴褶非古禮上疏云案三代典禮兩漢史籍並無袴褶之制亦未詳所起之緣隋代以来始有服者事不師古伏請停罷從之又議東都太廟不合置木主謹案典

禮虞主用桑練主用栗作桑主則埋栗主作栗主則埋桑主所以神無二主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也今東都太廟是則天后所建以置武氏木主中宗去其主而存其廟盖將以備行幸遷都之制也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則殷遷都一十三度不可每都而別立神主也議者或云東都神主已曽虞奉而禮之豈可一朝而廢乎且虞祭則立桑主而虞祀練祭則立栗主而埋桑主豈桑主不曽虞祀而乃埋之又所闕之主不可更作作之不時恐

非禮也又議云每年春秋二時釋奠文宣王祝板御署訖北面揖臣以為其禮太重謹按大戴禮師尚父授周武王丹書武王東面而立今署祝板伏請准武王東面禮之輕重庶得其中是年崇敬與禮儀使杜鴻漸禮官薛頎等議以高祖神堯皇帝非始封之君不合配天地太祖景皇帝始封於唐郊天地請以景皇帝配告宗廟亦以景皇帝酌獻詔可之永泰二年夏大旱時上封事者云太祖景皇帝追封唐國高祖受命之祖唐有天下

不因於景皇令配享失位故神不降福愆陽為灾詔下百司就尚書省議崇敬確執前議乃止崇敬又議祭五人帝不合稱臣云太皥五帝人帝也於國家即為前後之禮無君臣之義若於人帝而稱臣則天地復何稱也議者或云五帝列於月令分配五時則五神五音五祀五蟲五獸皆備五數以此備其時之色數非謂别有尊也

黎幹為諫議大夫寶應元年禮儀使太常卿杜鴻漸與

水部員外郎薛頎歸崇敬等議以神堯受命之主非始封之君不得為太祖以配天地太祖景皇帝始受封於唐即殷之契周之后稷也請以太祖景皇帝郊配天地告請宗廟亦以太祖景皇帝酌獻諫議大夫黎幹議以太祖景皇帝非受命之君不合配享天地二年五月進議狀為十詰十難曰據集賢校理潤州别駕歸崇敬議狀及水部員外郎薛頎等議曰禘謂冬至祭天於圜丘周人以遠祖配今欲以景皇帝為始祖配昊天於圜丘

臣幹詰曰國語云有虞氏夏后氏俱禘黄帝商人禘舜周人禘嚳俱不言祭昊天於圜丘一也詩商頌曰長發大禘也又不言祭昊天於圜丘二也詩周頌曰雝禘太祖也又不言祭昊天上帝於圜丘三也禮記祭法曰有虞氏夏后氏俱禘黄帝殷人周人俱禘嚳又不言祭昊天上帝於圜丘四也禮記大傳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不言祭昊天上帝於圜丘五也爾雅釋文曰禘大祭也又不言祭昊天上帝於圜

丘六也家語曰凡四代帝王之所郊皆以配天也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也又不言祭昊天上帝於圜丘七也盧植云禘祭名禘者諦也事取明諦故曰禘又不言祭昊天上帝於圜丘八也王肅曰禘謂五年大祭又不言祭昊天上帝於圜丘九也郭璞云禘五年之大祭也又不言祭昊天上帝於圜丘十也臣幹謂禘是五年宗廟之祭詩禮經傳文義昭然今畧舉十誥以明之臣唯見禮記祭法及禮記大傳商頌長發等之處鄭玄注或

稱祭昊天或云祭靈威仰臣精詳典籍更無禘為祭昊天於圜丘及郊天者審知禘是祭之最大則孔子說孝經為萬代百年法稱周公大孝何不言禘祀帝嚳於圜丘以配天而反言郊祀后稷以配天是以五經俱無其說聖人所以不言輕議大典亦何容易猶恐不悟今更作十難其一難曰周頌雍禘太祖也鄭玄箋云禘大祭也太祖文王也商頌云長發大禘也鄭玄箋云大禘祭天也夫商周之頌其文互說或云禘太祖祭天其禘俱

是五年宗廟之大祭詳覽典籍更無異同惟鄭玄箋長發乃稱是郊祭天詳玄之意因此商頌禘加大字便云祭天始春秋大事雖有大字亦是宗廟之大祭可得便稱祭天乎若如所說大禘即是郊祭稱禘即是祭宗廟又祭法說虞夏商周禘黄帝與嚳大傳不王不禘上俱無大字云何因便稱祭天乎又長發所云亦不歌嚳與感生帝故知長發之禘非禘嚳及郊祭天明矣啟周五帝之大祭羣經衆史及鴻儒碩學自古立言著論序之

詳矣無以禘為祭天何棄周孔之法獨取康成之小注便欲違經非聖誣亂祀典謬哉其二難曰大傳稱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則及其太祖者說王者則當禘謂祭法虞夏殷周禘黄帝及嚳不王則不禘所當禘其祖之所自出謂虞夏出黄帝殷周出帝嚳以近祖配而祭之自出之祖既無宗廟即是自外至者故同之天地神祇以祖配而祀之自出之説非但於天於父母亦然左傳子産云陳則我周之自出

此可得稱出於太微五帝乎故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此之謂也及諸侯之禘則降於王者不得祭自出之祖祇及太祖而已諸侯及其太祖此之謂也鄭玄錯亂分禘為三注祭法云禘謂祭昊天於圓丘一也注左傳稱郊祭昊天以后稷配靈威仰箋商頌又稱郊祭天二也注周頌云禘大祭大於四時之祭而小於祫太祖謂文王三也禘是一祭玄析之為三顛倒錯亂皆率胸臆曾無典據何足可憑其三難曰虞夏

殷周已前禘祖之所自出其義昭然自漢魏晉已還千餘歲其禮遂闕又鄭玄所說其言不經先儒所棄未曾行用愚以為錯亂之義廢棄之注不足以正大典其四難曰所稱今三禮行於代者皆是鄭玄之學請據鄭以明之議雖云據鄭學今欲以景皇帝為始祖之廟以配天復與鄭議相乖何者王制云天子七廟玄云此周禮也七廟者太祖及文武之祧與親廟四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據鄭學夏不以鯀及顓頊昌意為

始祖貽然可知也而欲引稷契為例其義又異且稽上古洎今無以人臣為始祖者唯殷以契周以稷夫稷契者皆天子元妃之感神而生者帝嚳以妃簡狄有娀氏之女吞玄鳥之卵因生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大功舜乃命契作司徒百姓既和遂封於商故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此之謂也后稷者其母有邰氏之女曰姜嫄為帝嚳妃出野履巨跡歆然有孕生稷稷長而勤於稼穡堯聞舉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大功舜封於邰號曰后

稷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故詩曰履帝武敏歆居然生子即有邰家室此之謂也舜禹有天下稷契在其間量功比德抑其次也舜受職則播百穀敷五教禹讓功則平水土宅百揆故國語曰聖人之制祀德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契為司徒而人輯睦稷勤百穀皆居前代祀典子孫有天下得不尊而祖之乎其五難曰既遵鄭說小德配寡遂以后稷祇配一帝尚不得全配五帝今以景皇帝特配昊天於鄭義可乎其六難曰衆

議請臣云上帝一也所引春官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旅訓衆也則上帝是五帝臣曰不然旅雖訓衆乃出於爾雅及爲祭名春官則訓旅爲陳注有明文若於所言旅上帝便成五帝則季氏旅於泰山可得便是四鎮乎其七難曰所云據鄭學則景皇帝親盡主合祧却欲配祭天地錯亂宗祖夫始祖者經綸草昧體大則天所以比元氣廣大萬物之宗尊以長至陽氣萌動之始乃俱祀於南郊也夫萬物之始天也人之始祖也日之始

至也掃地而祭質也器用陶匏性也牲用犢誠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至尊至質不敢同於先祖禮也故白虎通云祭天歲一何天至尊至質事之不敢褻黷故因歲之陽氣始達而祭之今國家一歲四祭黷莫大焉上帝五帝其祀遂䦧怠亦甚矣黷與怠皆禮之失不可不知夫親有限祖有嘗聖人制禮君子不以情變易國家重光累聖歷紀百數豈不知景帝始封於唐當時通儒議功度德乃尊神堯以配天宗太宗以配上帝神有定主

為日已久今黜神堯配含樞紐以太宗配上帝則紫微五精上帝佐也以子先父豈禮意乎非止神祇錯位亦以宗祖乖序何以上稱皇天祖宗之意哉若夫神堯之功太宗之德格于皇天上帝臣以郊祀無以加焉其八難曰欲以景皇帝為始祖既非造我區宇經綸草昧之主故非與夏始祖禹殷始祖契周始祖稷漢始祖高帝魏始祖武帝晉始祖宣帝國家始祖神堯皇帝同功比德而忽升于圜丘之上與昊天匹曾謂圜丘不如林放

乎其九難曰所言魏文帝丕以武帝操為始祖晉武帝炎以宣帝懿為始祖者孟德仲達皆人傑擁天下之強兵挾漢魏之微主專治海内令行草偃服袞冕陳軒懸天子決事於私第公卿列拜於道左名雖為臣勢實為君後主因之而業帝前王躡之而禪代子孫尊而祖之不亦可乎其十難曰所引商周魏晉既已審矣則景皇帝不為始祖明矣高祖拔出羣之才廓清隋室拯生民之塗炭則夏禹之勲不足多成帝業於數年則漢祖之

功無以比然而夏以禹為始祖漢以高帝為始祖則我唐以神堯為始祖法夏則漢於義何嫌今欲革皇天之祀易太祖之廟事之大者莫大於斯曾無按據一何寡陋不愧於心不畏於天乎以奉詔令諸司各據禮經定議者臣忝竊朝列官以諫為名名以直見知身以學見達不敢不罄竭以裨萬一議奏不報

杜鴻漸為太常卿充禮儀使代宗廣德二年正月命有司定祀典鴻漸奏曰冬至祀昊天上帝夏至祀皇地祇

請以太祖景皇帝配享孟春祈穀祀昊天上帝孟冬祀神州請以高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配享孟夏雩祀昊天上帝請以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配享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請以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配享從之

李岧為司門郎中禮儀使判官德宗建中三年十月肅王詳薨詳德宗第六子薨時年四歲廢朝三日贈揚州大都督帝念甚不令起墳穿壙特命甃塼造塔如西國

法沓上言曰墳墓之式經典有常爰自古今不聞異制塼塔出於天竺號為浮圖行之中華竊恐非禮况肅王天屬品位尊崇喪葬之儀存於簡策舉而不法垂訓非經伏請准令造墳庶遵典禮從之

關播為刑部尚書知刪定禮儀使貞元二年二月奏上元中詔擇古今名將十人於武成王廟配享如文宣王廟之儀伏以太公古稱大賢今其下置亞聖賢之有聖於義不安又孔門十哲皆是當時弟子今所擇名將年

代不同於義既乖於事又失臣請删去名將配享之儀及十哲之稱從之三年正月脩昭德皇后别廟帝初務從省約欲藏皇后神主於陵所祠寢殿播與禮官奏以典故無文且陵所祠殿非安神主之所准故事昭成肅明元獻皇后並置别廟今太廟之西即元獻皇后故廟也今請修葺以為昭德皇后别廟從之

李紓為兵部侍郎貞元四年八月奏准開元十九年勑置齊太公廟以張良配太常卿少卿及丞充三獻官又

案開元禮祝文云皇帝遣某官昭告于齊太公漢留侯至於上元元年勑追贈太公為武成王享祭之典一同文宣王有司因差太尉充獻兼御署祝板伏以太公即周之太師張良即漢之少傅聖朝列於祀典已極褒崇今屈禮於至尊施敬於臣佐理或過當神何敢歆伏以文宣王垂教百代宗師五常訓明紀綱制立家國繇是正素王之位加先聖之名樂用宮懸獻差太尉尊師崇道雅合政經且太公述作止於六韜勲業形于一代豈

擬諸盛德均其殊禮其祝文請不進署敢昭告請改為敬祭于其昭告請改為致祭于留侯其獻官請准舊式詔百寮集議刑部員外郎陸淳請罷封王立廟之制依貞觀之磻溪置祠命有司時享左領軍大將令狐建等諸將軍二十四人請仍舊大理卿于頎四十六人請依李紓帝謂曰文化武功皇王之二柄自今上將軍已下充獻官餘依紓奏

劉滋為吏部侍郎貞元六年正月詔羣官有私喪並宜

禁斷公祭初御史監祭者以開元禮有緦已上喪不享廟移牒吏部詰以差奏祭官有私喪者於是吏部乃奏曰准禮諸侯絶周大夫絶緦所以殺旁親之喪不敢廢太宗之祭士則緦不祭謂同宮未葬欲人吉凶不相黷也魏晉以降變禮行權緦已上喪假内衣縗謂之喪服假滿即吉謂之公除凡既葬公除即為吉祭者非也故其時公除者皆行公祭盖大夫不以家事亂王事春秋之義也今國家公除之令既已即吉於祭無嫌令私家

之祭則無廢者公家之祭則猶禁之是以有司限文進
退維谷若以服為禁即懼廢祭禮若以例奏差則懼違
令文先王立禮所以進人為善也立法所以禁人為非
也被公除者人思君親莫不欲祭使子得祭其父孝莫
大焉臣得祭其君厚莫重焉苟祭而不許是禁人為善
苟私祭不禁則公祭無嫌是則垂之空文不若行其變
禮今請申明舊令使行之可守凡有慘服既葬公除及
聞哀假滿者請許吉服赴宗廟之祭其同宮未葬唯公

除者請依前禁之庶輕重有倫以一王法從之
柳冕為吏部郎中貞元六年將有事於南郊德宗重慎其禮每事必詢訪於禮官乃命冕與司封郎中徐岱倉部郎中陸質工部員外郎張薦皆攝太常博士同修儀注以備顧問既詔以皇太子亞獻親王終獻帝令問冕等當受誓戒否冕與禮官等奏請准開元禮並以前七日內受誓戒詞云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冕等以誓皇太子更其詞云各揚其職肅奉常儀帝又問升

郊廟云紉履及象紉尺寸之度祝文輕重之宜晃等咸引據禮經及歴代沿革故事奏聞帝甚嘉賞之是年復親王母號曰太妃定公母曰太儀初帝以諸王若叔父諸弟長公主若姑姊妹其母多無封號朝謁之際無以稱之乃下有司詳議禮官苐奏曰伏尋漢制諸王母稱王國太后晉宋以降則曰王國太妃國朝酌前代典故從晉宋之儀王母命為太妃著在程式謹按封爵及大唐六典王母為太妃高祖守文昭儀生韓王元嘉後為

韓國太妃太宗燕妃生越王貞後為越國太妃位號所
崇存于簡冊其長公主之母歷代故事並無稱案大典
内命婦有六儀位次三妃秩正三品公主母既因女貴
伏請降王母一等命為太儀各以公主本封加太儀之
上其品位同儀者取母儀之盛太者請因子而尊庶辨
等威以弘敦睦詔可其奏
裴郁為太常卿貞元七年十一月奏疏曰禘祫之禮以
遷廟皆出太祖之後故得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及漢高

受命無始封祖以高皇帝為太祖太上皇高帝之父立廟享禮不在昭穆合食之列為尊於太祖故也魏武創業文帝受命亦即以武帝為太祖其高皇太祖處士君等並為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即以宣帝為太祖其征西潁川等四府君亦為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國家誕受天命累聖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為太祖中間世數既近在三昭三穆之內故皇家太廟唯有六室其弘農府君宣光二祖尊于太

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之數著在禮志可舉而行開元中加置九廟獻懿二祖皆在昭穆是以太祖景皇帝未得居東向之尊今二祖已祧九室惟序則太祖之位又安可不正伏以太祖上配天地百代不遷而居昭穆獻懿二祖親盡廟遷而居東向徵諸故實實所未安請下百寮僉議勑旨依八年二月又奏乃者宗子名御皆云皇某親行於文疏曹署此非避嫌自卑之道也謹按儀禮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先君公子之子稱

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尊之道也又禮記云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鄭玄注云族人皆臣也不得以父兄子弟之親自戚於君位謂齒列也所以尊君別嫌今宗子若以皇字為稱首從數為序親誠非卑別尊不戚君位之義又按儀禮從父昆弟即今同堂也從祖昆弟即今再從也族昆弟即今三從也聖朝方崇敦叙宜辯等威其三從內伏請依舊其餘各以祖禰本封為某王公子孫則親疎有倫名理歸正

從之九年六月郁奏議曰謹案孝敬皇帝忌不廢務伏以讓皇帝位非正統親則旁尊詳考舊章合同孝敬其忌日廢務請罷詔可是月郁奏議准季冬盡日以十一月九日貢舉人謁先師令與親享太廟日同准六典上丁釋奠若與大祠同即用中丁其謁先師請別擇日從之

李嶸為太子左庶子貞元八年正月議太常卿裴郁所論禘祫之禮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

周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太祖后稷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晉朝博士孫欽議云王者受命太祖及諸侯始封之君其已前神主據已上數過五代即毁其廟禘祫不復及也禘祫所及者謂受命太祖之後未毁主上升藏於二祧者也雖百代禘祫及之伏以獻懿二祖則太祖以前親盡之主也擬三代以降之制則禘祫不及矣代祖神主則太祖已下毁廟之主則公羊

傳所謂已毀廟之主陳于太祖者是也謹案元帝下詔議罷郡國廟及親盡之祖丞相韋元成議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於園孝惠主遷于太祖廟奏可太上則太祖已前之主瘞于園禘祫不及故也則令獻懿二祖之比也孝惠遷于太祖廟明太祖以下子孫則禘祫所及則令代祖元皇帝神主之比也自魏晋及宋齊隋陳相承始受命之君皆立廟虚太祖之位自太祖之後至七代君則太祖東向位乃成七廟太祖以

前之主魏明帝則遷處士置於園邑歲時使令丞奏薦世數猶近故也至東晋成帝時以征西等三祖遷入西儲名之曰祧以准遠廟至穆帝立於是京兆遷入西儲同謂之祧如前之禮並禘祫所不及國朝始享四廟宣光并太祖世祖神主祔于廟至貞觀九年將祔髙祖于太廟朱子奢請准禮立七廟其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依宋以来故事虚其位待遞遷方立東向位於是始祔弘農府君及髙祖為六室虚太祖之位而行禘祫至

二十三年太宗祔廟宏農府君乃藏于西夾室文明元年高宗祔廟始遷宣皇帝西夾室開元元年玄宗特立九廟於是追尊宣皇帝為獻祖復列于正室光皇帝為懿祖以備九室禘祫猶虛太祖之位祝文于三祖不稱臣明全廟數而已至德二載尅復後新作九廟神主遂不造宏農府君神主明禘祫不及故也至寶應二年祔玄宗肅宗于廟遷獻懿二祖於西夾室始以太祖當東向位以獻懿二祖為是太祖以前親盡神主准禮禘祫

不及凡十八年建中二年十月將祫享禮儀使顔真卿
伏奏合出獻懿二祖主行事其布位次第及東向尊位
請准東晉蔡謨等議爲定遂以獻祖東向以懿祖於昭
位南向以太祖於穆位北向以左昭右穆陳列行事且
蔡謨當時雖有其議事竟不行而我唐廟祧豈可爲准
嶸伏以嘗禘郊社尊無二上瘞毁遷藏禮有義斷獻懿
以爲親盡之主太祖以當東向之尊一朝改移實非典
故謂宜復先朝故事獻懿神主藏于西夾室以合祭法

所謂遠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則祭無禱乃止太祖既昭配天地位當東向之尊庶上守貞觀之首制中奉開元之成規下遵寶應之嚴式符合經義不失舊章又後魏時公孫闕遷主藏于文武之廟其周已受命之祧乎故有二祧所以異廟也今獻祖已下之祧猶先公也太祖已下之祧猶先王也請築別廟以居二祖則行周之禮復古之道故漢因于周魏因于漢隋因于魏皆立三廟有二祧又立私廟四於南陽亦後漢

制也以為人之子事太宗降其私親故私廟所以尊本宗太廟所以尊正統雖古今異時文質異禮而知禮之情與問禮之本者莫不通其變酌而行之故上致其崇則太祖屬尊乎上矣下盡其殺則祧主親盡于下矣中處其中則主者主祧于中矣工部郎中張薦等議曰昔殷周以稷卨之後所以昭穆合祭尊卑不差如夏后氏以禹始封遂為不遷之祖故夏五廟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據此不先鯀鯀之親盡其主已遷左氏既稱禹不先

繇足明遷廟之主雖屬尊于始封祖者不在合食之位矣又據晋宋齊周隋史其太祖已下並同禘祫未嘗限斷遷毁之主伏以南北八代非無碩學巨儒宗廟大事議必精驗於史册其禮僉同又詳魏晋宋齊梁北齊周隋事及貞觀明慶開元所禘祫並虚東向既行之已久實羣情所安且太祖處清廟第一之室其神主雖百代不遷永歆蒸嘗上配天地於郊廟無不正矣若至禘祫之時蹔居昭穆之列屈已申孝以奉祖禰豈非伯禹蒸

敬繇之道歟亦是魏晉及周隋之太祖不敢以卑壓尊之義也議者或欲遷二祖於興聖廟及請別置築室至禘祫年享之夫祫合也此乃分食殊乖禮意又欲藏於西夾室永不及祀無異漢氏瘞園尤爲不可輒敢徵據正經考論舊史請奉獻懿二祖與太祖並從昭穆之位而虧東向司勲員外郎裴樞議曰禮必立宗子者蓋爲收其族人東向之主亦由是也若祔於遠廟無乃中一有間等上不倫西位嘗虛則太祖永厭于昭穆異廟別

祭則祫享事主乎合食永祕毗于姜嫄則推祥禖而無事禮云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由是言也太祖之上復有追尊之祖則親親尊祖之義無乃乖乎太祖之外輕置別祭之廟則宗廟無乃不嚴社稷無乃不重乎且漢丞相韋玄成請瘞主于園晉徵士虞喜請瘞主于廟兩階之間喜又引左氏説古者先王日祭于祖考月祀于曽髙時享及二祧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古室是謂郊宗

之祖斯最近矣但當時議所居石室未有准的喜請於
夾室中愚以為石室可據所以處之之道未安何者夾
室謂居太祖之下毁主非是安太祖之上藏主也未有
卑處正室尊位尊在旁居考理即心恐非允叶今若建
石室于園寢遷神主以永安採漢晉之舊章依祫禘之
一祭修古禮之殘缺為國朝之典故庶乎春秋變之正
禮動也中者焉考功員外郎陳京議曰京前為太常博
士已于建中二年九月四日奏議祫享獻懿二祖所安

之位請下百寮博採所從其時禮儀使顔真卿因是上狀與京議異京議未行伏見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詔下太常卿裴郁所奏大抵與京議相會伏以興聖皇帝則獻祖之曾祖懿祖之高祖夫以曾孫祔於曾高之廟豈禮之不可哉實人情之大順也京兆少尹韋武議曰凡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則羣廟大合禘則各序其祧謂主遷彌遠祧室既修當祫之歲當以獻祖居于東向而懿祖序其昭穆以極行所親若行禘禮則太祖復筵

於西以衆主列其左右是則於太祖不為降屈於獻祖無所厭卑考禮酌情謂當行此為勝同官縣尉仲子陵議曰今儒者乃援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語欲令已祧獻祖權居東向配天太祖屈居昭穆此不通之甚也凡左氏不先食之言且以正文公之逆祀儒者安知非夏后廟數未足之時而言禹不先鯀乎且漢之禘祫蓋不足徵魏晉已還太祖之上皆有遷主歷代所疑或引閟宫之詩而永閟或因虞主之義而瘞園或緣遠廟為祧

以築宫或言太祖實卑而虛位唯東晉蔡謨憑左氏不先食以為説欲令正西東向均之數者最不安且蔡謨此議非晉所行前有司不本謨改築之言取正西東向之一句為萬代法此其不可甚也臣又思之永閟瘞園則臣子之心有所不安權虛正位則太祖之尊無時而定則别築一室義差可安且興聖之于獻祖乃曾祖也昭穆有序享祀以時伏請奉獻懿二祖遷于德明興聖廟此其大順也或以祫者合也今二祖别廟是分食也

何合之為臣以為德明興聖二廟每禘祫之年亦皆享

薦是亦分食奚疑于二祖乎其月二十七日吏部郎中

柳冕上禘祫義證凡一十四道以備顧問并議奏聞至

三月十二日祠部奏郁議狀並留中

盧邁為尚書右丞貞元八年七月將作監元亘當攝太

尉薦享昭德皇后廟以私忌日不受誓戒為御史劾奏

令尚書省與禮官法官集議於是邁等奏曰謹案禮記

曰大夫士将奉祭于公既視濯而父母死猶是奉祭也

又条唐禮散齋有大功喪致齋有周親喪齋中疾病則還家不奉祭事皆無忌日不受誓戒之文雖假寧令忌日有給假一日春秋之義不以家事辭王事今亘以假寧常式而辭攝祭新命酌其輕重誓戒則祀事之嚴較其禮式忌日乃循常之制詳求典據事縁薦獻不宜以忌日為辭由是亘坐罰

陸淳為左司郎中貞元十一年七月十二日勅于頎等議狀論禘祫事所請各殊理在討論用求精當宜令尚

書省會百寮與國子監儒官切磋舊狀定可否仍委所司具事件聞奏其月二十六日淳奏曰臣竊尋七年百寮所議雖有一十六狀總其歸趣三端而已于頎等一十四狀並云復太祖之位張薦狀則云並列昭穆而虛東向之位韋武狀則云當祫之歲獻祖居于東向行禘之禮太祖復筵于西謹按禮經及先儒之說復太祖之位正也義在不疑太祖之位既正獻懿二主當有所歸詳考十四狀其意有四一曰藏諸夾室二曰置之別廟

三曰遷於園寢四曰祔于興聖藏諸夾室是無享獻之期異乎周人藏于二祧之義禮不可行也置之别廟始于魏明之説禮經實無文晉義熙九年雖立此義已後亦無行者遷于園寢是亂宗廟之儀既無所憑殊乖禮意不足徵也唯有祔于興聖之廟禘祫之歲乃一祭之庶乎亡於禮者之禮而得變之正也時雖奏議竟亦不決

冊府元龜卷五百九十